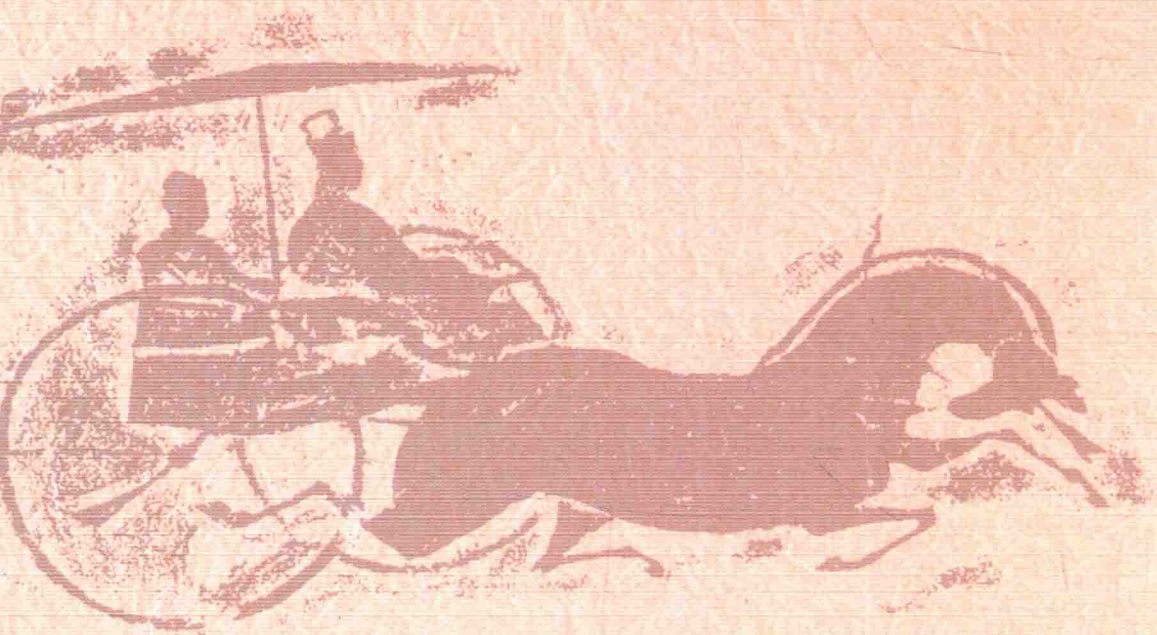




曾磊 孙闻博
徐畅 李兰芳

编

飞轺广路

中国古代交通史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曾磊 孙闻博
徐畅 李兰芳

编

飞轺广路

中国古代交通史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轸广路: 中国古代交通史论集 / 曾磊等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161 - 6792 - 2

I. ①飞… II. ①曾… III. ①交通运输史—中国—

古代—文集 IV. ①F512.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217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51 千字
定 价 8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成果（10XNL001）

序

我于1984年12月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以硕士论文《论秦汉陆路运输》通过答辩，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到今天算起来整整30年了。感谢我的导师林剑鸣教授和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方诗铭研究员的指导。我希望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应当说，在秦汉史研究领域依然坚持耕作，也可以说历年小有进步。而就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而言，成果也逐渐有所积累。算起来，已经出版的书有：《中国古代交通文化》，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交通与古代社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增订版）；《跛足帝国：中国传统交通形态研究》，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门祭与门神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门祭与门神崇拜——“门”的民俗文化透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古代交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驿道驿站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驿道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邮传万里：驿站与邮递》，长春出版社2004、2008年版。近期又有列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项目编号：10XNL001）成果的待出版学术专著《战国秦汉交通格局与区域行政》《中国古代交通文化论丛》《秦汉交通考古》《秦汉交通史新识》《中国蜀道·历史沿革》。现在回想，前面的9种书有深度的不多。当然学者也有普及历史知识的任务，但是未能推出较多质量精

深的成果，毕竟遗憾。近期完成的5种虽然用心颇多，但是如果数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肯定还会有所遗憾。

交通史考察对于认识和理解整个历史文化进程的意义，已经逐渐为学界朋友们重视。我指导的学生们历年也多有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成果问世。陈宁的博士学位论文《秦汉马政研究》也列入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项目编号：10XNL001）成果之中，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本书是在博士后期间与我建立合作关系的朋友以及我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有关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的论文合集。这应当是我们师生情谊的一种纪念，也是同学们同窗友情的一种纪念。曾磊、孙闻博、徐畅、李兰芳负责編集，曾磊总成其事。他们的辛劳，值得感谢。

读者如果认真披阅此书，可以发现，作者的考察视角分别涉及交通技术、交通制度、交通文化，以及交通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交通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思路，是符合交通史研究对象的多方面，观察的多方位，品质的多层次这些特点的。

李学勤先生说，“中国历史上的交通运输，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课题”，“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牵涉的方面很广，不止与经济的种种内涵，如农业、工业、贸易、赋税等等息息相关，和国家政治组织、文化传播、民族关系、对外的交往，也无不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交通史的探讨会对整个历史文化研究起重要的推进作用”。（《秦汉交通史稿》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交通史如果作为专门史的一种，学术建设还需要很多努力。交通史研究的进步，当然只能倚仗青年学人的经营。热诚期望本书的作者继续相关工作，为交通史的学术进步再作贡献。也期望更多的青年历史学者和关心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朋友们介入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

枚乘《七发》：“驯骐驎之马，驾飞舂之輿，乘牡骏之乘。”（《文选》卷三四）《古诗十九首》：“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文选》卷二九），又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之二：“素叶随风起，广路扬埃尘。”（《文选》卷二三）“飞舂”“广路”，是秦汉交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我

们借以形容交通史研究取得新的进步的乐观前景和广阔空间，可能也是适宜的。

王子今

2015年1月4日酒后，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202室（前晚与学生16人于中国人民大学汇贤食府聚庆新年，其中若干位即本书作者，编者除曾磊远在天津外，孙闻博、徐畅、李兰芳皆在微醺中）

目 录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考

——兼与王绵厚、李健才先生商榷 王 海 (1)

放马滩秦简《日书》“行不得择日”篇考释 姜守诚 (16)

秦据汉水与南郡之置

——以军事交通与早期郡制为视角的考察 孙闻博 (42)

秦代船及船官的考察

——以里耶秦简为视窗 杨延霞 王 君 (67)

从里耶简看秦代县、乡的公文传递机制

——兼论早期中国的以女性“行书” 徐 畅 (78)

秦“封陵津印”考

——兼论风陵渡之得名 熊长云 (106)

秦二世元年巡行探析 靳金龙 (111)

秦汉“太仆”考略 陈 宁 (123)

秦汉戍卒赴边问题初探 赵宠亮 (136)

由会稽郡在秦汉交通格局中的地位看吴越之地的

文化演变 黄 旭 (157)

刘邦循武关道入秦原因再探 尤 佳 (173)

汉初南郡的前进据点与郡国关系 [韩]琴载元 (197)

巫蛊之祸作战路线考 曲柄睿 (211)

天文信仰与王莽迁都洛阳 董 涛 (221)

说“甲渠河南道” 孙兆华 田家溧 (233)

读居延汉简邮传文书札记二则 李迎春 (247)

居延汉简“车祭”简所见出行占色	曾 磊(256)
《焦氏易林》所见汉代交通行旅生活	刘志平(265)
巫术、风俗与礼仪:祖道的源流与变迁	李玥凝(283)
略论汉代的独轮车	
——兼谈文献中汉代“鹿车”事迹的独特文化内涵	党 超(303)
从长安到安邑:汉献帝东归历程中的政治角逐	崔建华(323)
诸葛亮北伐战略与蜀汉的交通与经济	吕 方(338)
孙吴的洲、渚屯戍	
——兼说州中仓与三州仓	汪华龙(349)
试论孙吴时期的海路交通的发展	
——以大秦商人秦论来华为中心	钟良灿(362)
《广东新语》所载南越国史迹考	
——兼论秦汉时期的岭南交通与岭南开发	杨倩如(370)
作者简介	(405)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考*

——兼与王绵厚、李健才先生商榷

渤海大学历史学系 王 海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①“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无疑与交通密切相关。王子今曾这样评价交通的历史意义：“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甚至交通的速度也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有重要的影响。”^②

“辽西走廊”这一地理名称正式出现的时间虽不久远，但该地区在中国交通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却由来已久。战国以前，辽西走廊所在地区

* 本文为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秦汉魏晋时期辽海地区社会史研究”（L12BZS007）的阶段性成果。

① [德] 马克思、[德]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②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活动着诸多经济形态、文化面貌各异的民(部)族,^①该地区在促进各民(部)族对内、对外的沟通交往方面的意义业已彰显,区域交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②

燕秦汉时期,走廊所在地区首次纳入中原政权郡县制管辖体系。《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战国时期秦、赵、燕等国对外扩张,有“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③之语。《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集解》列出了“三十六郡”的具体名称,其中包括“右北平、辽西”^④。《汉书·地理志》记载,“右北平郡。户六万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万七千八百八十。县十六”,“辽西郡。户七万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五。县十四”^⑤。该时期辽西走廊大致相当于右北平、辽西郡地,^⑥属于华夏民族与边疆民族交往频繁、地区态势复杂多变的“北边”。^⑦

交通系统的完善成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构成方面,社会的发展进步也会极大地推动交通系统的完善成熟。由上述记载可见,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城邑列布、人口众多,社会发展较为迅速。在这样的区域社会背景下,走廊“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如何?

关于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交通状况的研究,学界业已取得成果,其中以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以下简称《交通》)一书为代表。该书以“战国时期燕秦辽东和辽西的古道交通”和“(汉魏

① 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② 崔向东:《辽西走廊变迁与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李亚光:《先秦时期辽西区的民族迁移与文化交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4期。

③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85—2886页。

④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9页。

⑤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24、1625页。

⑥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秦·西汉·东汉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9—10、27—28、61—62页。

⑦ 王海:《秦汉时期“北边”略说》,《史学月刊》2010年第6期。

时期) 辽西右北平郡的陆路交通”等章节进行讨论, 认为汉魏时期已形成“北出卢龙向右北平郡治平刚道”、“辽西大凌河古道”和傍海的辽西“碣石道”三条干道。这些成果值得后学尊重与充分借鉴。

不过, 也应该看到, 《交通》的某些观点和结论尚有进一步商榷或补充完善的必要。以《交通》之成果为借鉴, 同时利用更多的考古资料 and 与交通史相关的其他论著, 可以对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交通面貌做出更加科学系统的展示。以此为切入点, 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交通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交通与民族关系的互动演变,^① 交通与区域文化特质的关系等内容。从而使有关(燕)秦汉时期“北边”区域社会研究工作得到更加全面深入地推进。

一 “卢龙—平刚”道

对于该干道的基本走向, 《交通》勾勒如下: “过北京以东通县和河北蓟县、玉田、卢龙, 然后进入滦河下游。自此古道避开辽西傍海道, 稍转西北行; 溯滦河谷地而上, 越古‘白檀’山地, 由滦河支流青龙河溯源北行, 再出青龙河或瀑河河口, 上游进入今辽宁省西部青龙河上游凌源县叨尔登一带, 这一带已勘察有汉代古城遗迹。由叨尔登再西北行经平泉, 而进入老哈河上源五十家子河畔‘黑城子’, 即右北平郡治平刚故地。过平刚沿老哈河继续北行出塞, 即到达匈奴左部之地。”^②

在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 通过对文化遗迹定点、连线的方法, 有助于进一步明晰该道的具体走向(表1), 同时对其形成时间得出相对准确的认识。

① 王海:《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南都学坛》2013年第1期。

② 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沈阳出版社1990年版,第44—45页。

表 1 燕秦汉时期“卢龙—平刚”道文化遗迹分布情况

文化遗迹所在地	性质	示意图编号
平泉县南五十家子乡会州城村	战国汉代遗址①	A1
宁城县甸子乡黑城村	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县城②	A2
宁城县八里罕镇塔其营子村	汉代城址③	A3
建平县三家乡西胡素台村	西汉冀县城④	A4
喀喇沁旗西桥乡七家村	汉代城址⑤	A5
喀喇沁旗乃林镇北山根村	汉代城址⑥	A6
赤峰市美丽河镇美丽河村	战国秦汉城址⑦	A7
赤峰市三眼井乡三眼井村	西汉廷陵县城⑧	A8
赤峰市蜘蛛山	战国汉初遗址⑨	A9
建平县张家营子镇张家营子村	汉代城址⑩	A10
建平县北二十家子乡	战国城址⑪	A11
敖汉旗四道湾子镇	燕国“狗泽都”遗址⑫	A12

结合图 1 可见,由卢龙塞前往平刚大致有两条道路可循:一是经令支沿濡水(今滦河)北行,再沿滦河支流瀑河进抵今河北平泉(A1),由此进入发源于平泉西北的乌侯秦水(今老哈河)谷道,循此谷道即可到达平刚。二是由肥如沿玄水(今青龙河)北行进入今凌源境内,此后道

① 黄信、梁亮、张守义、张春长:《承德地区辽金元时期城址勘查报告》,《文物世界》2008 年第 5 期。

② 李文信:《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考》,《社会科学战线》1983 年第 1 期。

③ 李庆发、张克举:《辽宁西部汉代长城调查报告》,《北方文物》1987 年第 2 期。

④ 王绵厚:《两汉时期辽宁建置述论》,《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 年第 1 期。

⑤ 李庆发、张克举:《辽宁西部汉代长城调查报告》。

⑥ 同上。

⑦ 项春松:《昭乌达盟燕秦长城遗址调查报告》,《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4 页。

⑧ 王绵厚:《秦汉东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1 页。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 年第 2 期。

⑩ 李庆发、张克举:《辽宁西部汉代长城调查报告》。

⑪ 项春松:《昭乌达盟燕秦长城遗址调查报告》,《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第 15 页。

⑫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四道湾子燕国“狗泽都”遗址调查》,《考古》1989 年第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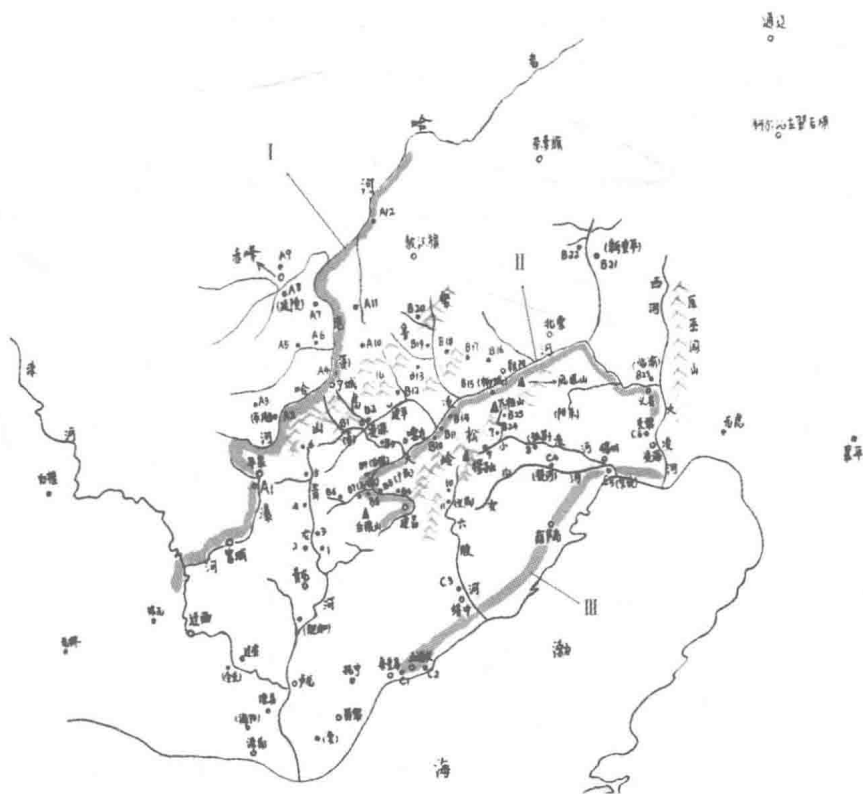


图1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示意图

说明：此图绘制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之相关部分及王绵厚《大凌河水系历史地理考辨——兼与张博泉同志商榷》（《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一文之示意图。其中，“●”为燕秦汉时期文化遗迹，括号内为古地名，“卢龙—平冈”道、“白狼水—渝水”谷道和辽西“并海道”之主干分别为I、II、III。

路可分为二：其一溯青龙河源穿越努鲁儿虎山，循山间河谷进入老哈河谷道，进而抵达平刚；其二取道青龙河支流西行前往平泉（今沈阳至承德铁路线、101国道均由此路），再由此前往平刚。相比而言，后者的通行效率低于前者，无论是穿越努鲁儿虎山，还是由青龙河流域前往瀑河流域，似乎都不如由滦河（瀑河）流域直接进入老哈河流域快速便捷，所以，将前者作为“卢龙—平刚”的主干道或许更加接近历史原貌。

从《交通》的框架、行文看，该道形成时间应在汉代。实际上，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开辟。例如，在今平泉县城以南的南五十家子乡发现辽

金元时期会州城遗址,在遗址及周边也采集到陶器残片、铁犁铧、五铢钱等典型的战国、汉代遗物,据此,考古工作者推测“会州城下应有战国及汉代时期的遗存”^①。在今宁城县甸子乡黑城村,除了有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城(A2)外,还有一座位于平刚城后外部并以其北墙作为南壁的城址,当地俗称“花城”。据考察,花城应是战国燕修筑的一座军事防御城堡。^②顺老哈河而行,在赤峰美丽河镇美丽河村、敖汉旗四道湾子镇均发现具有战国燕文化性质的遗迹(A7、A12),而后者竟已远在燕长城以北约13公里处。依次将这些文化遗迹连接起来可见,“卢龙—平刚”道在燕国占领辽西走廊后即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开辟。遗憾的是,这在《交通》“战国时期燕秦辽东和辽西的古道交通”章节中并未提及。

二 “白狼水—渝水”谷道

首先说一下道路命名问题。“白狼水—渝水”谷道即《交通》中的“辽西大凌河古道”。不过,“大凌河”乃后起称谓,并非燕秦汉时期的原称。《汉书·地理志》记载辽西郡下辖十四县中包括“交黎”和“临渝”,相关注释涉及如下两条河流:“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东部都尉治。莽曰禽虏”,“临渝,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莽曰冯德”^③。据李殿福考证:“在唐以前诸史把大凌河的主源,谓作牯牛河,把牯牛河与今大凌河下游,通称渝水;而发源于建昌南,北流至下府这段水,称为白狼水,作为渝水的支流。”^④看来,以“白狼水—渝水”谷道代替“辽西大凌河古道”一称,应更接近燕秦汉时期的历史。

关于“白狼水—渝水”谷道基本走向及形成时间,《交通》有较为细致的考证,结合沿道相关文化遗迹可生成表2。参照表2并结合图1,有助于直观清楚地认识相关问题。本文仅就一些旁支内容加以讨论。

① 黄信、梁亮、张守义、张春长:《承德地区辽金元时期城址勘察报告》。

② 冯永谦、姜念思:《宁城县黑城古城址调查》,《考古》1982年第2期。

③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25页。

④ 李殿福:《西汉辽西郡水道、郡县治所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表 2 燕秦汉时期“白狼水—渝水”谷道（大凌河谷道）
文化遗迹分布情况

文化遗迹所在地	性质	示意图编号
凌源市城关镇安杖子村	西汉字县城 ^①	B1
凌源市凌北镇三官甸子村	战国秦汉遗址 ^②	B2
喀左县六官营子镇	春秋战国墓群 ^③	B3
喀左县南公营子镇小店村、铁岭村	战国秦汉遗址 ^④ 、西汉广成县城 ^⑤	B4、B5
喀左县四合当镇	战国秦汉遗址 ^⑥	B6
喀左县山嘴子镇黄家店村、桃花池村	西汉石城县城 ^⑦ 、战国遗址 ^⑧	B7、B8
喀左县平房子镇黄道营子村	西汉白狼县城 ^⑨	B9
喀左县羊角沟乡小黄杖子村、羊角沟村	战国汉代城址、汉代遗址 ^⑩	B10、B11
建平县万寿镇扎寨营子村	战国汉代城址 ^⑪	B12
建平县榆树林子镇炮手营子村	汉代城址 ^⑫	B13
朝阳县胜利乡	汉魏遗址 ^⑬	B14
朝阳市袁台子乡十二台营子村	西汉柳城县城 ^⑭ 、战国秦汉墓群 ^⑮	B15

① 王绵厚：《秦汉东北史》，第 291—292 页。不过，有学者认为此乃西汉石城县城，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 年第 2 期。

② 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第 50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 49 页。

⑤ 王绵厚：《秦汉东北史》，第 293 页。

⑥ 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第 49 页。

⑦ 孙进己、王绵厚主编：《东北历史地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15 页。

⑧ 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第 49 页。

⑨ 刘新民：《白狼山与白狼城考》，《辽宁省考古学会会刊》（创刊号）。王绵厚：《秦汉东北史》，第 292—293 页。

⑩ 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第 48 页。

⑪ 李宇峰：《辽宁建平县两座西汉古城址调查》，《考古》1987 年第 2 期。

⑫ 李庆发、张克举：《辽宁西部汉代长城调查报告》。

⑬ 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第 48 页。

⑭ 中央民族学院编辑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 页。

⑮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袁台子西汉墓 1979 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 年第 2 期。

续表

文化遗迹所在地	性质	示意图编号
朝阳县召都巴镇召都巴村	西汉城址①	B16
朝阳县大庙镇土城子村	西汉城址②	B17
朝阳县大青山	汉代至辽代关隘山城③	B18
建平县喀喇沁镇河东村	战国遗址④	B19
敖汉旗四家子镇老虎山村	战国秦汉遗址⑤	B20
奈曼旗南湾子乡沙巴营子屯	西汉新安平县城⑥	B21
奈曼旗土城子镇	战国秦汉城址⑦	B22
义县九道岭镇复兴堡村	西汉临渝县城⑧	B23
朝阳县南双庙乡	战国汉魏城址、汉魏墓群⑨	B24、B25

“汉际辽西、右北平郡的戍边之道”属于“白狼水—渝水”谷道。《交通》第二章第三节讨论汉魏时期“辽西右北平郡的陆路交通道”，其中第六部分讲“汉际辽西、右北平郡的戍边之道”。具体而言，该“戍边之道”有两条：一条是“柳城西北出右北平郡治‘平刚’道”，另一条是“柳城东行通向临渝和新安平道”。著者对于这两条道路上若干文化遗迹的勘察与考证工作值得尊重和肯定，不过，一些枝节问题的处理似乎

① 孙进己、王绵厚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301页。该书推断召都巴古城为西汉辽西郡且虑县所在。柳城乃都尉治所，按常理来讲，郡治所在不应位于都尉治所北部更加靠近边塞之处，故以上推断值得商榷。

② 孙进己、王绵厚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301页。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第67—68页。

③ 孙进己、王绵厚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301页。

④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组：《辽宁建平县喀喇沁河东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

⑤ 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老虎山遗址出土秦代铁权 and 战国铁器》，《考古》1976年第5期；项春松：《昭乌达盟燕秦长城遗址调查报告》，《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第15页。

⑥ 王绵厚：《秦汉东北史》，第286页。

⑦ 李殿福：《吉林省西南部的燕秦汉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⑧ 王绵厚：《两汉辽宁建置述论》，《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年第1期。王绵厚：《秦汉东北史》，第289页。

⑨ 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第60、47页。